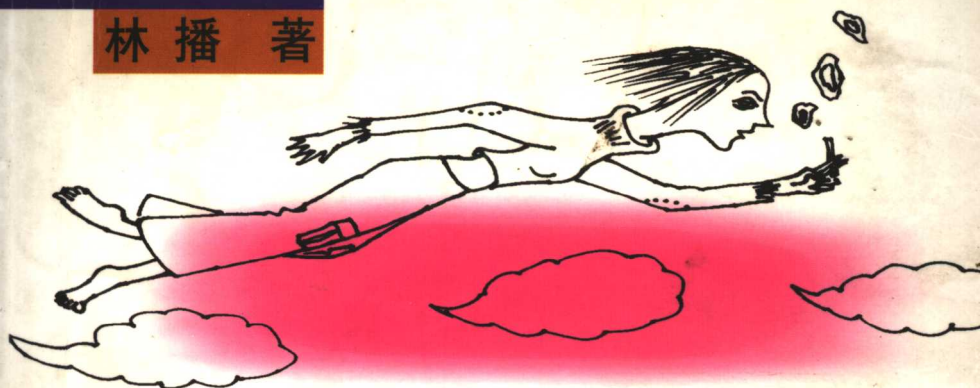


0°C

酷小说

林播 著



半枝圣罗兰

一个男人曾经对我说，
我一定要走进你的小说，
然而你不能说出我的名字。
在玫瑰绽放的瞬间，我彻底打开自己。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林播 著

半枝圣罗兰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RB43/10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半枝圣罗兰/林播著. - 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
2002.5

ISBN 7-5008-2797-0

I. 半… II. 林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25513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: 100011

电 话: (010)82075964 (编辑室)
62005038 (传真)

发行热线: (010)62005049 62005042

网 址: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顺义振华印刷厂

版 次: 2002 年 8 月第 1 版

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90×1240 毫米 1/32

字 数: 180 千字

印 张: 9

印 数: 1~10 000 册

定 价: 1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爱只是个过程（代序）

感受过一次又一次的潮起潮落，我们可以不必再惊叹那些朝三暮四或朝朝暮暮的爱情故事；年年岁岁跋涉在相似的树林间，我们已可以腾出越来越多的心情去欣赏花开花谢……

呵呵！我想对敢于只抽半枝圣罗兰的淑女作家林播小姐说，我这是在笑话我自己——自以为成熟与长大，明白与深沉的大男人，竟被她微亮的烟火衬得那么弱小与俗气。

哎！爱情这东西！

我一向以为这东西不能说，因为一说就错。所以我早就把自己训练成一个爱情哑巴，总以为这样至少可以避免出错。

我甚至以为这东西至尊惟美，她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奢侈品。我把她珍藏在灵魂的深处，让自己梦中供奉。

我还以为她就是人们心中的玫瑰，花姿百态，芬芳宜人。且不曾想，她竟可以变成一枝烟，甚至也可以只抽半截就掐灭的。

本书以大胆、犀利、成熟自如的文字，叙述了一个个或长或短的过程，描述了一段段或残或全的片段，使爱情的本色变得若隐若现。在心理和生理、感性和理性的纠葛中，性爱使爱情变得越来越苍白，甚至苍白得难以掩饰她真的就不是个“东西”。其实，爱情就是爱情，爱情永远都只能是个故事；就像人就是人，他永远都不可能变成别的什么动物或东西一样。然而，人与人从来就不会相同，爱情故事也自然如此。

明知故事就是故事，可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其没有细节描写的性爱所激荡。真不知道这究竟是因为什么。

确实，爱情太美妙，所以人人以求之，市场因此变得供不应求；求之不得，只好一心向往之。于是一人一个想法，想得千奇百怪；这还不够，争论起来又各持一说，争得脸红脖子粗的终究还是没有结果。

人的悲哀莫过于此，明知没结果的事物还非得去争去辩，又有几个美女作家能像《半枝圣罗兰》的作者这般高明——谈什么爱情？爱情也是随便谈得的吗？

她干脆来个就事不论事。通读小说，事实明摆着，她什么也没说，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去吧。这倒叫我对爱情的说法产生了质疑。即究竟是先有爱后有情，还是先有情后有爱呢？

她好像在向我们明示，爱是个定数，而情却是个未知数。自然地，用情可以各不相同，可做爱却是大同小异。因此，她对情的描写可谓是泼墨如水，而对爱的阐述可谓是惜墨如金。可见，一旦“情”氛营造到位了，爱又何必赘言？

只奇怪包括我在内的世人，为何非得偏把“情爱”倒装称作“爱情”呢？

所谓的智者见智，仁者见仁；此书亦可令“清者以为圣，浊者以为淫”了。

顺便也谈谈自己悟出来的爱情公式：心情+热情+激情=爱情，而缘分则是她的导火索。两人相遇，六情相加，爱欲之火便一触即发。这便是林播笔下，一长串圣罗兰牌的爱情故事，想必惟有渡边纯一演绎柏拉图才可能成就之妙作。幸亏她适口地只抽了半枝。口味如此纯正的精品，其实尝过半枝早已足够。

我也喜欢大女人蔡琴。她用怀旧的形式，唱着爱原来就委屈。惟有坚强勇敢又六情相遇的人们才有机会获得吧？

同时还想提醒一句，爱情也是有生命的，她如一盏灯，不小心点着了，就好好地珍惜吧！油灯终于耗尽时——我们至少还曾经获得。

很能理解书里所写的：“当爱情离开的时候，我们终于长大。”更希望这是种自以为是的自我安慰，因为人们往往愿意在这种错觉中长大，甚至老去。所幸，当我合上这本书的时候，已然年轻了许多。

从烟壳里摸出所剩的最后一枝烟，不紧不慢地点上之后，凝视着升腾的白烟，只在想：夜这么深了，烟变得十分的珍贵（附近无处可买）。哎！了不起也先抽半截就掐了呗！

余 人

目 录

- ① 穿黑风衣的男人/1
- ② 简单生活/14
- ③ 旅人/22
- ④ 空中的爱/31
- ⑤ 流放者/47
- ⑥ 遭遇激情/53
- ⑦ 破碎的长城之约/59
- ⑧ 同居的日子/71
- ⑨ 苦难人生/86
- ⑩ 枪炮与玫瑰花瓣/99

- ⑪ 激情事故的处理/107
- ⑫ 抽三五的男人/115
- ⑬ 难得糊涂/126
- ⑭ 南方之行/136
- ⑮ 自己带自己回家/147
- ⑯ 婚礼上的竹马/159
- ⑰ 茫茫暗夜/177
- ⑱ 死亡的颜色/186
- ⑲ 眼神像父亲的男人/193
- ⑳ 白色的陷阱/199
- ㉑ 重返伊甸园/203
- ㉒ 诱人的蓝玫瑰/211
- ㉓ 欲望城市/225
- ㉔ 我的一帘幽梦/235
- ㉕ 冷冷的圣诞/247
- ㉖ 最后的甲板/253
- ㉗ 完美的情人/260
- ㉘ 缺口男人/266
- 后 记/279

1. 穿黑风衣的男人

黄昏时分，我蜷缩在草绿色的地毯上。我修着自己的指甲，想着该涂什么颜色。不知道这双手是用来抚摸男人的，还是用来敲文字的。

夕阳掠过窗帘，星星点点的光斑笼罩在屋内。透明的茶几上，一杯深褐色的冰冻咖啡，不再清香。有点苦涩，微酸。

那一瞬间，我深切地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无力。屋内的余辉弥漫。蔡琴的声音笼罩。怅然若失的忧伤无法从记忆里彻底抹去。

也许时间是医治伤痛的最好良药。一切的恩怨都被时间宽容地掩盖过去，只剩下平静的点滴记忆。然而当时间证明一切之后，我们都已经咫尺天涯。

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这样。甚至奇怪自己竟轻而易举地成了一个堕落深渊的女人。我怎么会如此深刻地虐待自己，因大海的诱惑，米开朗基罗的牵引，而成畸变的美丽。



我默默无言，时间流走了，许多人在苟活。

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听蔡琴的《缺口》，而现在已经不会再流泪。这些年像陀螺一样旋转，爱恨都变得无关，过去的风雨留给别人评断。

穿过记忆的胡同，我曾经无数次梦见自己光着脚丫站在荒漠的边缘。四周布满了荆棘。我无法穿越。

午后，我独自一人。点燃一根圣罗兰。看法国电影《最后一班地铁》。正被卡特琳娜·德纳芙扭曲的肉体和高贵的悲悯迷惑的时候，何平打来电话，他说下午要来这里。

于是，我收拾衣物去碧桦园洗浴中心。

窒息的桑拿间里，我总是没有理由地想到三毛曾经描写过的沙漠腹地，以及她最后在浴室里的情景。也许是蒸的时间太长，也可能是喝了一点儿红酒，我看着旋转的水龙头，差点儿晕死过去。

我每次去那里，总要到喘不出气的瞬间才冲出来。我经常跟自己玩这个死亡游戏。

我幻想着那么一天，媒体播报赤身裸体的女子在洗浴中心晕死，找不到家人，也没有任何线索。

可是室外依然阳光明媚。

回到家，又继续看德纳芙的表演。她的精致脸庞充满无辜的欲望。这是一部需要耐心看完的片子，昏黄温暖的基调，舒缓平和的节奏，不失幽雅的表演。当一个人，分不清戏里戏外时，假戏理所当然可以真做了。影片成功地运用了套层结构。天才犹太导演躲在地下室，导演着舞台



上的爱情故事《失踪》，也导演着他美丽的妻子与新招来的男主角的隐秘爱情。3个人组成的爱情关系，因为地上和地下两个不同的时空，而得以各自延伸和发展。

两个时空的爱情，一个女人的两面。

分不清白天和黑夜。

我从衣柜里找出那件缀有蕾丝的白色睡衣，是何平送我的。穿上后又喷了一点儿 NO.5 香水。我躺在长长的沙发上等待着，等待一份原本不该属于我的爱情。

是的，他从来不是我的爱人。

我曾经用过很多年的梦巴黎香水，只因遥想一份最初的痴情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不小心把那个瓶子打翻在地。爱情的真相犹如破碎的玻璃碎屑，依然晶莹却不可收拾。惟有浓郁的清香似乎还弥漫在四周。未打扫干净的残片会偶尔刺到脚心，不会有很深的伤口，却可能锥心地疼痛。

我已经习惯在一个男人身边的时候坚持用同一种品牌的香水，仿佛在提醒自己最初的梦想。可是我不知道这种品牌还能用多久，还会爱这个男人多久。我还会不会接过另一个男人送给我的另一种香水。

青春在一天天无情地流逝，也许这样的等待对自己不负责任，但又能怎样呢。等待了那么多年的初恋夭折了，上帝只告诉我应该学会对自己温柔，可为了这段婚外情人剪不断理还乱的诺言我又等了几个春秋。

人生中最美丽的岁月已在等待中度过，真的已经不在乎谁还能拥有我最后的红颜。

门铃响了。我赤着脚，跑出去。



打开门的刹那，何平扔下包抱住了我。

每一次来我这里，他都是这样激情四溢。似乎永远都消耗不完。真奇怪自己为何在他的怀抱中迷失了自己。面对和另外一个女人共同分享了三年的男人，我竟然没有一丝悔恨。是执迷不悔还是执迷不悟？自己都分不清。

何平轻轻地然而却坚决地抱着我，把我摔在了那张一尘不染的双人床上。他关掉手机。

他取下我手腕上的镯子。

这个镯子是他从西藏带回来的，由 19 颗浅咖啡色的小佛珠串成。他告诉我这个手镯由谁开过光，并且关照我两点，让我一定要牢记，才能灵验。第一，不能跟别人炫耀是谁开的光；第二，做爱时一定要摘下它。

我一直都记在心里。我会永远记住那四个字的名字，但是不能在这里公开这个秘密。

他解开我的睡衣，飞快地拉掉领带脱掉了西装外套，只剩白色裤衩的时候，他搂着我，和往常一样要求我帮他。我已经习惯了他无言的召唤。

我喜欢他穿白色的内裤。

我的长发渐渐散开。真不明白一个男人的手指居然可以如此轻易地抚摸到我的发根，渐至我的灵魂。

我不知道维系我们之间的是性还是情。我也不知道我是否在用我的身体跟他做爱。我生在自己的掌心里，活在别人的风景中。

其实我很明白，无论我在谁的身边，都是对自己的叛逆。每一次灿烂的爱情犹如花开时绽裂的疼痛，最后必须沉默地凋零。



我们坐起来紧紧地拥抱着。我的双腿架在他的腰间。乌黑的长发顺着他的右臂流泻。他抚摸着柔嫩的肩，狂吻着我每一寸肌肤，似乎要把我吸进他的喉咙去。

何平含糊地叫着我的名字。熟悉的声音从一个成熟男人迷蒙的叫唤中传来。他的手指在我的神秘谷地执著地探索。他已经不需要导航。我们对彼此的身体已经足够熟悉。

我的身体仿佛被注入高压电流，随时都可能短路。索芙特的清香从他的发端飘散开来。被我抓紧的头发散乱着，那样的性感。

我终于彻底放弃自己。看见自己扭曲的脸在何平的瞳孔里闪现。花蕾绽放的瞬间，心里呼喊的却是另一个名字。

晚霞掠过窗帘，产生朦胧的意象。迷蒙的空间在明暗交错中徘徊。

激情过后随之而来的是疲惫的快感，我慵懒得一动也不想动。

一件黑色风衣放在一角。我喜欢他的鸦片香水味。

何平的狂热让我深信了他对我的那份深爱和不竭的缠绵。他没有潇洒的身姿，却有一张似曾相识的国字形的脸，浓黑的眉宇下一双不太大却机智练达的眼睛，熠熠有神。何平长得不高，但他却有一种内在的气质和潜藏的能量，以及被社会认可的成就。甚至在这里，我不能说出他的真名。

五年前，他捐助希望工程，资助河北邢台的三个孩



激情过后随之而来的是疲惫的快感，我慵懒得一动也不想动。一件黑色风衣放在一角。我喜欢他的鸦片香水味。何平的狂热让我深信了他对我的那份深爱和不竭的缠绵。



子，直到他们自立。他经不住那三个孩子一次次地来信请求，专程和我开着车买了学习用品去看孩子们。没想到那弯曲的山路根本进不了轿车，只好在当地雇了一辆小摩托，才绕道到了那个穷山沟。

他们的父母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，让孩子们跪下给我们磕头，并且要领着我们挨家地吃饭。我们盛情难却，只好选了那个还算比较干净的女孩子的家，那另外两家的父母也把菜端了过来，可最好的菜也只是那缸底里腌的土豆片，咸得要命。

让我难忘的是，我们将要走的时候，为了表达他们的谢意，非要送我们东西。他们听说邻村有个人上午打了两只野山鸡，其中一个小男孩就跑着翻过两个山头，气喘吁吁地花了两元钱把两只野山鸡拎了回来送给了我们。

临走的时候，他们握着我们的手，千恩万谢，送了我们一程又一程。那挥手的身影仍定格在小村的尽头，让我终身难忘。

何平有着和别的男人与众不同的魅力和爱心。

此刻，他点燃一枝雪茄，亲了一下我的额头，满足的爱意写在他的脸上，他微笑着问我：

“亲爱的，有什么好吃的？我饿了。”

“冰箱里有干红，还有香肠、面包、牛奶。”

“小影，我们出去吃饭吧，我很久没有和你好好吃饭了。”他诚恳地说。

我知道他是不敢随便和我出去的，尤其是白天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同意了。



我们去的是俄罗斯餐厅。他点了我最爱喝的毕加索干红。

我知道自己，红酒喝到一定分量时，就会有渴望。

何平拿起杯子，微笑着对我说：

“小影，为庆祝我们三周年，干杯！”

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就这样过去了。佳人不再是红粉。

我无奈地碰了一下何平的杯子，笑了笑，说了声“Cheers”。

回来的路上，霓虹灯开始闪烁。首都的夜景很美，夜色中，一些白天不方便做的事在黑夜都变得冠冕堂皇起来。

何平跑进一家花店给我选了一束玫瑰花，是红得滴血的那种颜色。当我接过来的时候，心里却想着玫瑰也会在任何地方泛滥。

快节奏的生活在孕育快餐式的爱情，谁也没有时间去品味精心酿制的爱情大餐。当城市的爱情只有在摩天大楼的床上才能找到的时候，我已经不再懂得什么才叫爱情。

回家后，我们冲了澡就休息了。何平安抚着我。我们做爱。他再一次释放自己。然后我躺在他的臂弯里睡着了。

然而一觉醒来，旁边已没有了他，何平走了。我拉亮壁灯，一看墙上的挂钟，半夜两点。不知他什么时候会再回来。

辗转难眠，只好起身。看着床头柜上留下的纸条，弄脏的烟灰缸，留下的打火机，抽了半枝的雪茄。我傻傻地愣在床上，一片空白。



我知道他很忙。我在打这些文字的时候，他也许正在陪同某位领导人吃饭。他们的办公地点在甘家口那儿，那个有着高高围墙的宾馆，有威严的武警站岗，要在大门口登记，出示身份证，甚至要打通房间的电话，才允许进那个大门。跟他相处了这么长时间，我才进去过两次，而且还有便衣跟在后面。

我不敢说出他的名字。其实也不想在这里打那些关于他的文字。我尽量地减少有关他的线索，也许故事会显得不真实。但是没有办法，他不属于我。我不想伤害任何和他有关的人。甚至和他做爱时的完美过程，我都不能通过文字来叙述。那些爱已经溶化在我们彼此的身体里。

但是他确实影响了我。我不得不说这个男人。然而我也不想这样仓促地就把他写进这个故事，我需要一个过程，然后才是结局。

他曾经说过，我一定要走进你的小说，然而你不能说出我的名字。我们做爱，直到把爱做完，然后分开。

那种埋在身体里的感觉支撑着我打这些文字，我把我们已经结束的故事写进小说，让他成为我心底的灰烬。在这样的释放中，我打开自己。在一次次的奔涌中，我把故事重新叙述。

我点燃一枝圣罗兰。我从来只是在独处的时候才抽烟，不想让任何男人看到这个惟一寂寞的姿势。看着那颗燃烧的红点离自己越来越近，以为幸福就在眼前。然而我知道自己，只能抽半枝。必须掐灭。

我一直跟自己做着这个游戏。只有当一个男人向我承